

情蘊第五街 文?王岫晨

瀛苑副刊

深秋。

紐約月夜。

我輕輕捻熄桌燈。窗外，有著質感絕佳的月光，垂暎在天上，染亮了曼哈頓的右臉龐。我側躺，睡皺了心情，也枕平了時光。而紐約，卸了妝，與我同床而眠。

總是在名不見經傳的夢境裡，或是那一次次遺落的旅行途中，我沿路的風景，浮光掠影。我想起我沒辦法長久居住在同一個城市。在相同色調的景致下住久了，會讓我的生活漸漸失去重力。所以，我選擇了旅行，拓展這座老舊城市的版圖。

我從台北啟程，747客機爬越了地球的每一格經緯。窗裡的頻道，隨著時間不停轉換畫面，熟稔的夕陽、鍍金的月光、以及畫成一圈美麗圓弧的彩虹。我在東京短暫停留，皚皚的白雪禿了富士山頭，燈火虛構出曖昧的城市生活；我在香港過境轉機，總得有一個城市，漸層東西方之間的差異；我在杭州鄉間駐足，靜謐的煙火與平凡的街道，拼湊成一幅惆悵的古都風貌；我在倫敦街頭漫步，穿梭在大不列顛式建築物的縫隙中，迷濛的霧將往日繁華兀自幻化。

我在城市與城市之間遷移，在腦子裡儲存了各個城市的樣本，按年紀、胖瘦、顏色和溫度設成了一條長長的快捷列，每當我需要，我就可以直接點選，閱讀每張城市的臉。一座城市，紀錄著一段不能被過問的故事。我在腦中，無意識地默寫著一些走過的地名、遇過的人名，像是在撰寫一本精緻的旅遊導覽。而書寫的本身，就是一項浩大的工程。在下筆的過程中，總得用去諸多力氣，消耗青春、枯竭時光、燃盡歲月。即使閉上了眼睛，仍然會有雙自我腦海中延伸而出的手，努力拾回一些差點委身給遺忘的片段。

一逝不返的昨日，接踵而至的明天。也許有一天我會發現，許多距離以外的事物，還需要我典當些許的自由，來換取微薄的佔有。

班機流浪到甘乃迪機場。走進了入境大廳，我數算了身旁的行李，還有口袋中的零錢，決定搭乘地鐵進入市區。避開了機場外煩人的搶客，我直接上了空蕩蕩的接駁公車。然後，十五分鐘車程，到了地鐵車站。步入老舊的列車，像是進入了一個小型聯合國，我看著身旁的各色人種，美國人、日本人、歐洲人、南非人、中東人，沒想到小小的地鐵列車，竟然可以擠進一整個世界。然後，列車就背負著我身旁的小小世界，往我生命旅程的下一個城市遷徙。我看著經過的站名，181街、125街、96街、34街，數字在我眼中很順理成章的遞減。很快的，我就會把我的生命，逕自偷渡到另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。

偶有身旁的人們問起：「Where Are You From？」我只是輕輕笑著，沒有回答。

哪個城市屬於我呢？也許，我根本是不該有家的。

多愁善感的人，時常和歸根於城市中的泛舊往事楚囚相對；優柔寡斷的人，更容易在城市的魅惑之中迷失自己。下一步該往東？抑或往西？或許出了地鐵車站，只有炫麗的星光，不必在乎方向。所以，我選擇了在這一站下車。車站外，已經夜了，紐約城濃妝豔抹，與我盛裝相見。

第五街。

我拎著行李，走在看似沒有盡頭的細瘦大街。紐約不屬於我，而我卻擅闖這誘人的迷宮，私自開鑿、探勘，想掘出這座城市曾有的年輕，當成我旅行的盤纏。路旁，停靠著快樂、沮喪、歡愉、憂傷，一些大城市獨有的心情。金黃髮色的背影加速超越我而去，街頭藝人將無辜的弦音彈奏成憂傷的旋律。乞食的流浪漢、逛街的年輕女孩、路燈在人行道上獨自罰站。發光的雙子星大樓在我視線邊緣遊走，而我孤伶伶地穿越城垣黯淡的角落，路上的行人越多，我越寂寞。走累的時候，手上一杯濃縮後的卡布奇諾，我獨坐九點二十七分的紐約街頭。

紐約，對比於襤褸中的台北城，顯得過於嫵媚嫻熟。

商店的櫥窗裡，我恍惚瞧見了隱居他鄉的自己。NET深色外衣穿出的修長感覺、初戀情人遺留的紅色圍巾、貼滿機場標籤的綠色行李箱、以及一整天尚未退去色彩的雙頰。而身後，一雙深藍色的眼眸望著我，好像要傳達出什麼訊息。

由於這份預期之外的凝視，讓我呆然而立。

我該不該呢，讀出你眼中的款款深情？還是就讓這場莫名的愛慕，隨著不停冷卻的時間僵在櫥窗裡？在愛與不愛的懵懂中摸索，似乎也是一種足以讓人迷失自我的寡斷優柔。因而，當我漸漸發現，有一種被愛情餵養的花朵，慢慢地落地生根，在我心中紮營時，我不得不開始思考著，在下一班飛機離地之前，是否還會再遇到你？如果一個城市所圍困的，是一段段抒情的邂逅，那麼，在下次遇到你之前，我該繼續聆聽一首來不及圈上句點的眷戀旋律，還是讓有你的畫面，扁成一張計程車上的廣告看板，即使駛過我面前，我也只是輕瞄一眼，無動於衷？

所以，在我心裡，開始有了一些小規模的憂鬱。

我選擇了時空，複寫心情。沒有哪一座城市是完全一樣的，是我走錯了入境大廳的剪票口，讓愛情越過防線，在我私密的國度裡夜以繼日的壯碩。我讓愛情投靠我，而我，卻又這麼矛盾地想在愛情的束縛中逃脫。也許，我該學著適應愛情。那麼，當愛情來襲時，我就能毫無負擔的駕馭於手。

不曉得是否曾經告訴過你，因為愛情的調味，我才得以完整描繪出這張城市的臉？

從遙遠的台北造訪紐約，我從來不曾預想過，會和這座城市發展出一段怎樣的感情。當然，也沒有想過會遇見你。有時候，我會偷偷將我手上的時間倒帶、記憶還原，讓一切逆流到你我結識之前，裝作不認識你。當我們在街角毫無預警地相遇時，也許只是一個淺淺的問候，也許會是一彎酒甜的笑靨。你我之間，沒有額外的語言。畢竟，在生命的售票口前，無法預約到一張讓時間逆流的回程票。我只能決定前往那個站，以很單程的方式，順向而行，然後透過車窗，沿途瀏覽這個喧鬧的城市，並且在心中暗自想像著，這班車將會帶著我前往一個怎樣的人生。令人擔憂的是，萬一記憶在歲月的侵蝕下脫軌了，甚至，它根本只是一班誤點的列車，永遠不能將我的人生準時送達，那麼，我又該怎麼辦？

紐約飄雪，一片片，都是在記憶中泅泳的淚水。而你，是我的私人導覽。為了愛情，我選擇了這麼漫不經心地，跟著你移動座標。

你走到哪裡，我就跟蹤到底。

帝國大廈的高聳質感、蘇活跳蚤市場的渾厚叫賣、中央公園噴水池的清澈水柱、熨斗大樓的輕沁單薄。靜靜的午後，我們就這樣徘徊在百老匯大道上，身旁，陪伴著適量的陽光。42街的公車總站，我們一起搭乘前往紐澤西的直達公車；時代廣場的廣告看板，我們彷彿在閱讀一扇世界之窗；中央車站內的候車大廳，我們嘗試著計算屋頂雕刻的星辰數量；下班後的布魯克林大橋，我們讓心情隨著遊艇放牧在河面上。餓的時候，你喜歡麥當勞的辣味炸雞，我選擇中國城的泰式料理；不餓的時候，林肯中心旁的露天咖啡座，我們共點一杯冰涼的巧克力砂。

而我最難忘的，在世貿大樓的最頂端，在風的身邊，你摟著我，甜甜地呼吸著這個世界。一幅永不褪色的愛情鳥瞰圖。

在纜車上，前往曼哈頓的途中，你低頭吻了我。而我，沒有拒絕。輕輕閉上眼睛，迎接你那微醺的雙唇。

畢竟，是我自己選擇離開你的。

不是嗎？當我走錯了城市的入口，讓愛情在你我之間偷偷蔓延，我就知道，必須有個人，得勇敢地做出決定。時光逆流，只為了讓我檢閱愛與不愛的對錯。於我，這只是一次小小的離家出走，為了跨越這樣沒有結局的鴻溝。因而，我持到了一張歲月的回程車票。等一切都回到了原點，我才能夠多一些自信與勇氣，與紐約相戀，與相守。

突然間，我有一種難以表達的憂傷，順著流動的人群，停泊在紐約市的街道旁。恍惚想起，在遙遠的海平面上，有一座曾經屬於我自己的城市，名喚台北。它終日紛飛著你不曾見過的默契，一種讓愛情歸零的雨。原來，漫長的生命羈旅所詮釋的，是我跟蹤的原形。我得趕在班機起飛前，把這些沿路收集的綺麗都暫時擱置一旁，而在離開時，將你凝望的眼神、貼近我時的體溫、以及你深情的吻，一一撰寫、收集、存檔，在我與紐約最初邂逅的第五街地鐵，熙來攘往的旅客留言欄上。

如果你還沒忘記我，而我，也沒有因為時間的曝曬而將你遺忘。

那麼，當我再次流浪到這個城市，閱讀了我封存的字跡之後，我仍然希望，你我深情

的對望，會像剛剛開封時一樣地，那麼新鮮、甘醇、原味。

深秋。

紐約月夜。

心情在我的枕邊淌成一行淚。而我不語，挽起袖口，將淚輕輕拭去，無聲無痕。